

在《上海市市交通系统革命造反派
抓革命、促生产誓师大会》上

張 春 桦 同 志 講 話

(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)

根據某音整體，未經本人審閱
仅供學習參考不得翻印

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原子核所大队

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

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毛十一厂工人革命造反队

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翻印

在《上海市政交通系統革命造反派
抓革命、促生產大會》上
張春橋同志的講話

同志們：

很早就想和鐵路、碼頭還有市政交通方面的工人在一个比較大的場合見一見面。因為，我和姚文元同志在一月初已到上海，我們所接觸的第一批工人的代表，就是你們今天大會的工人同志們的代表。我們當時首先找的就是鐵路、港口、發電廠、水廠、煤气公司等等這些單位的同志，還有郵電局等等這些單位的同志。那麼現在呢，已經過去了很久了，而且當時碼頭上很多同志要我們去，到碼頭。我們到也去過，不過那個時候我們有個條件，你們把碼頭恢復了生產，我們一定要見面的。因為生產早已恢復了，所以我們應該無論如何應該要在今天來參加你們的會，同大家見面，同時借這個機會向所有的市政交通的工人同志們，向革命的戰友們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！（口號）

同志們，為什麼我們一月初到上海的時候首先找你們的代表談話呢？大家還記得，因為十二月底，工人赤衛隊的這個組織以及這里的一小撮反動的頭頭們，他們欺騙了許多工人赤衛隊員，他們就想着搞“三停”，用這樣的方式使得以陳丕顯、曹荻秋為首的舊上海市委所策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，反革命經濟主義的這股黑風在上海市刮得很厲害。我們還沒有到上海之前，我們在北京每天所接到上海的情況，所看到外國通訊社、帝國主義通訊社、修正主義通訊社所發表的消息，都是講上海的交通斷了，鐵路停了，碼頭癱瘓了。他們說上海的碼頭工人罷了工了，因此使得許多許多外國輪船不能疾卸。當時我們在北京對這種情況非常焦急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對這樣的情況也非常關心。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決定派我們來，到这儿來看一看情況，能不能想辦法把這局面改變過來。所以我們一到这儿，果然看到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，鐵路是几乎全部停了，碼頭每天的生產、裝卸量在下降。我們是一月四日到上海的，到一月六日我們發現裝卸量只有三萬多噸了，那实在是不能再降下去了。我們後來還聽到阿尔巴尼亞的卡博同志和巴盧庫同志，也是在這個時候到上海的。他們從羅馬上飛機的時候，飛機場的人跟他們說什麼呢？問你們到上海去干什么？說上海那個地方現在工人都罷了工了，說現在那

個地方到處控制着。當然，卡博同志、巴盧庫同志他們是革命派，他們懂得上海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們說，我們就是因為這樣，所以我們才要到上海去，才要到中國去，看一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怎樣搞的，搞得什麼樣子了。那個時候，我們到上海看到的情況覺得很嚴重，所以我們首先找上海的工人同志談話的時候，是找了你們的代表。因為我們曉得，同志們你們也應該認識到，按我們所管的事情，看起來好象都是些平尋常的勞動，我們不过是碼頭上開一开机頭，裝一裝，卸一卸，我們不过是管一管自来水，管一管火車的運行，這個有什么了不起？很平常的勞動！但是如果把我們的勞動和全國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看，如果把我們的勞動同世界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看，那我們就會看到，我們國家的，首先上海的經濟命脈是掌握在同志們手里的。你們所做得不是普通的事情，而是我們上海這個城市究竟能不能夠活起來還是死掉。如果我們鐵路停了、碼頭停了，我們水電廠停止供應水了，我們的電廠不供應電了，我們郵電局、交通已經停止運轉了，那麼，上海是個什麼城市呢？那這個上海就要變成一個死的港口了，這個城市就要癱瘓就要死掉了。所以我們同志們手裏所操作的、所拿的的是我們上海的命運，而上海的命運和我們整個祖國的命運聯繫着的，是和全世界階級鬥爭聯繫着的。所以同志們可以推想一下，十二月底、一月初的那種情況，我可以對你們說，卡博同志所帶來的帝國主義、資產階級對我們的造謠、污蔑，我們會更加認識我們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。

正因為這樣，所以對於舊市委他們刮經濟主義風，就是要從經濟上來使得上海處於癱瘓狀態，使得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到非常大的壓力，使得我們的文化大革命遭到迫害。而我們上海的工人很快地識破了他們這個陰謀。儘管我們談話是談得很短。因為那幾天，我們剛來，需要談話的人非常多，只是簡單地交換了意見。我們就說，無論如何現在要把家庭恢復起來，要把碼頭的工作恢復起來，要使得那些外國的輪船能夠裝卸，使得帝國主義、修正主義不能夠在我們偉大的祖國臉上抹黑，不能夠在我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臉上抹黑。而我們上海的工人同志們，仅仅是听到我們這樣很短的話，因為他們知道，我們說的這些意見是党中央讓我們帶來的意見，那麼他們就馬上回去了，而且短短的几

我們在偉大的“一月革命”中間，開始了奪權，當然同志們那个时候你們和我，我們那個時候還並不完全懂得奪權斗争是怎麼回事，我們不過因為看到鐵路停了怎麼辦？那我們革命造反派頂上去吧，這樣的一個行政毛主席就立刻發現了，就肯定了我們這個行動，而且認為這是自下而上的奪權斗争的開始，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。

而我們現在呢？經過一月份、二月份現在兩個半月的時間，權呢？大體上是奪下來了。市里的權也算是奪下了，各个工厂、企
業、事業單位的權也有了。但是還不能說我們的權已經很巩固了，也不能說我們已經很全甲机，很會掌权了，我們奪權斗争還沒有完成。說沒有完成，主要的是这样一个問題，就是我們各个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，還不是已經做好了，我們的“三結合”還沒有完全解決。如果我們把革命的“三結合”、“大聯合”搞得更好，就是我們抓革命抓得更好，那麼一定能够使得我們生產搞得更好。而現在呢？我們上海整個工人階級的大聯合、革命派的大聯合是有成績的，总的說搞得不錯。但是一个矛盾解決了，新的矛盾解決了，新的矛盾就出現。我們大聯合還不能說還沒有問題，比如說，好多組織，一個單位里面，有好多組織，組織多得不得了。不管哪一個單位，你去查一查吧，都是有很多組織，好多個战斗队，每個战斗队都要有脫產人員，都要有辦公室，這樣就是不符合“市納開革命”原則了，更重要的是妨礙革命，妨礙生產。因為每一個战斗队上面都有不同的總部，每一個總部它就要都發出了不同的指令，這個總部要你今天開一卡車人到另外一個單位去擺一個什麼總部；另外一個總部又下一个命令，說你們要去游行示威，這樣就對我們一個單位革命顯然是不利的，對生產有妨礙。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談過很久了，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關於當前形勢和任務那個決議草案裏面也講了。

現在有些單位，還是要大聯合，但是呢？有些單位執行得不大

順利。不大順利，一個是由於思想上的阻力，山頭主義呀，小團體主義呀，这些东西，妨礙着我們的聯合，總是想着搞一個山頭的比較好，你要是搞山頭就搞個大山頭，總搞个小山頭。那麼一點兒，三個、五個，人也是一個战斗队，又沒有一個確實的綱領，又都是造反派為什麼不可以聯合在一起呢？為什麼不可以工作在一起，战斗在一起，學習在一起呢？但是不，就是想個人搞一個山頭，這是思想上面的障礙，這種障礙應該加以克服的。

今天大会上好多同志的發言，講了他們的經驗，很好！貴陽、青島他們的經驗也很好，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的經驗。因為只有把这个問題解決了，我們的革命和生產才能夠大大地促進一步。大聯合問題不解決，我們的生產再向前进，我們的革命再向前，就困難了。除了思想上的障礙，還有組織上的障礙，就是好多總部思想不大通，下面要求聯合，上面總部不点头，怎麼辦？我們說，我們也和市一級的一些革命組織的同志們商量過，我們說是不是這樣子，象青島那样馬上把市一級的總部撤消，如果有的同志感到思想上不一致，那我們暫時不撤消嗎！但是他們各個總部至少應該起這個作用，就是不要搞散下面的大聯合，最好也是促進下面大聯合，怎麼樣促進呢？那你就下去嗎！幫助下面各個基層單位聯合起來嗎！不屬於一個總部，那麼幾個總部商量一下也合起來嗎！應該採取積極態度，至少採取一個不要破壞、不要妨礙，人家要聯合，你就點頭。我在这个地方，我向同志們建議，如果他們不点头怎么办？我說，不点头就不理他，我們自己聯合。因為我們是革命派嗎，我們沒有別的利益嗎，我們只有革命的利益，革命的利益在第一位。

那我們的組織是為了什麼，搞什麼樣的組織呢？我們是為了革命！如果那一種組織形式，妨礙了我們革命了，那我們就應該加以改變。所以這種思想上的障礙和組織上的障礙，都應該加以克服。我覺得我們上海的“一月革命”是走在前面的嗎，為什麼最近我們好象看到就少了一點，那就無非是思想上的障礙，組織上的障礙，我希望我們工人同志拋開這些障礙。凡是妨礙我們前進的東西，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方針的東西，不利于抓革命、促生產的，不利于大聯合的，不利于“三結合”的，我們統統都要擰它。我們革命造反派在和舊市委作鬥爭中，就是沒有受到約束的，為什麼現在反而受到約束呢？還是要敢想、敢說、敢鬥、敢革命，只有發揚這種精神，才能夠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到底。當然上

級的正確的指示應該堅決執行，不正確的就應該加以抵制，這樣子才能夠把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，這樣子才能够把我們已經得到的權很好地掌好權，用好權。我們現在掌的權，不是那一個個人的權，如果為名為利，為個人的名，為個人的利益來爭權，那是資本主义思想，那是個人主義的思想，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對象。我們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掉資產階級思想嗎，我們要奪權。我們是从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，我們是奪資產階級手里的權，是奪回到無產階級手裏來，而不是從哪一個人手里奪到另外一個人手里。如果是這樣的人，資產階級思想很多，要來奪權是從個人出發來奪權，我看這樣的人呀，奪權也可能奪得到手，但是奪權了，也掌不了幾天，總要被推翻不可。因為他一掌權就不走社會主義道路，他要走資本主義道路。他就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。他很可能變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。那麼你要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，那还不是被打倒嗎？所以我們要看到，鬥爭還在繼續，我們奪了權不能夠繼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前進，這個問題還擺在我們面前。不要認為我們奪了權了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我們奪權的過程、用權的過程，還有兩條道路的鬥爭，還有二條路線的鬥爭。另外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那就需要加強我們的學習，很好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，來改造我們的世界觀，不斷地改造自己去掉私心雜念，去掉資產階級思想。那麼，我們才能夠把得到的權真正是由我們自己人，是由無產階級來掌權，為我們的階級，為我們的偉大祖國來掌權。我們不仅要對我們一個單位的階級兄弟負責，我們革命，現在越來越看得清楚，它是要從根本上、從思想上、從政治上、從經濟上，也從經濟上來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。而我們就要首先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，改造自己的頭腦。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能夠掌好權、能够用好權，否則的話，革命還會有曲折，還會有反復。而我們相信，根據歷史的傳統，我們上海工人階級是經過革命鬥爭考驗的，我們是有革命傳統的，特別是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考驗的，鍛鍊，毛澤東思想在上海工人階級頭腦里邊更深了。我們學習得更好了。我們相信我們能够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，我們能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前進。我們希望上海交通，市政方面的工人同志們，你們在“一月革命”中間是走在前面的，希望你們繼續

走在前面。成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模範，成為抓革命的模範，成為促生產的模範，能够在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作出偉大的貢獻。我借此機會向同志們表示祝賀，祝同志們在新的工作中間作出更大的成績。

祝你們身體好，也祝你們一家人都好。

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

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毛十一廠工人革命造反隊翻印
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